

学林

万事可观与万物堪思

——谈知识史与思想史

葛兆光

这些年来,思想史领域一直在尝试扩充历史观察的背景,这种扩充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索思想得以产生的知识土壤,二是寻找思想得到实现的社会语境,所以,思想史和知识史、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关联越来越多。显然,这不仅要要把思想放在这个底盘上,让它有个坚实的基础,而且要和抽离社会语境的传统思想史、哲学史拉开距离。我们说“万事可观”,说“万物堪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在形而下的万事万物中,发现形而上的思想观念。

我曾好几次讲到下面这两个故事。一个是英国现代历史学家科林伍德,他常说,学者们常常告诉人,世界是在一头大象背上的,但他希望你不要再追问,大象站在什么上面。另一个是古代中国的思想家朱熹,在小时候,他也曾问他父亲一个困惑的问题:你说桌子安放在大地上,那么,大地究竟安放在什么地方?

显然,一种文化、思想或者知识,无论如何庞杂、玄妙或伟大,总要有一个安放的基础。

我在1990年代写《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时候,就专门在《导论》里设

立一节来谈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去年我修订完《中国思想史》,感到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再谈。我特别想说,古代中国有关天地的观察、想像和体验,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时间、空间以及秩序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天尊地卑、天圆地方、中央四方等,则形塑了传统中国有关国家、社会、人生的重要观念,使得古代中国形成一个无所不包、互相联系的思想、知识与信仰大系统。你读《白虎通》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汉代人无论在政治、伦理和道德方面,都不能仅仅把一些高明而玄虚的说法抽离出来当作“思想”,不仅要观察知识,还要分析历史,也许还要加上琢磨情感,其实,这些都应当是思想史的内容。

道理了,管社会的那些大道理,也不能干预个人的生活了,于是,在这种“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个人的归个人”的“分化”中,传统社会就向现代性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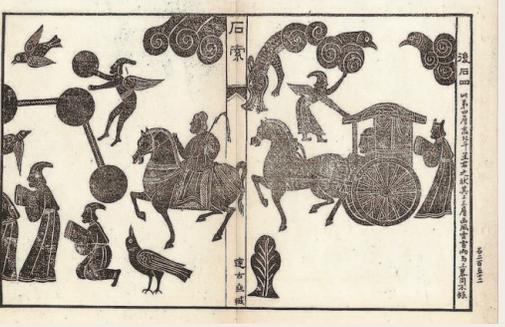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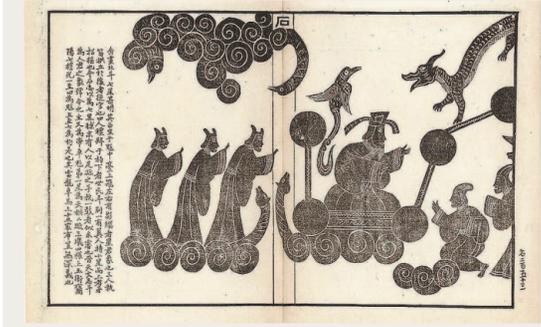
不过,在理性中自然、社会、人类的“分化”,是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型的特征,可是在感觉中自然、社会、人生的重要观念,使得古代中国形成一个大系统——我在1987年出版的《道教与中国文化》里把它叫作“同源同构互感”——其实是传统时代中国知识、思想和情感的实况。还有,研究传统时代的思想史,就不能仅仅把一些高明而玄虚的说法抽离出来当作“思想”,不仅要观察知识,还要分析历史,也许还要加上琢磨情感,其实,这些都应当是思想史的内容。

“万事可观”加上“万物堪思”,是思想,万事万物,在今天可能只是万事万物,但在传统中国人看来,“事”与“物”也许都呈现着某个想法,某些暗示,某种观念,某些情感,甚至某些信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传统的哲学史思想史只管前面的“道”“一”“二”,可是“三生万物”呢?其实从“道”到“万物”之

间是连贯的,从形而下的“万物”向上追溯,同样可以探寻到“天地人”(三)、“阴阳”(二)以及形而上的“道”。用现代的话说,这就是从知识史中追寻思想史。

现在有个词叫“穿越”,我们思想史研究者可能真是需要“穿越”,也就是回到传统时代,仔细体验和感受那个时代的环境、氛围和心情。过去,前辈学者曾把这种方法叫作“移情”,即陈寅恪说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做到这一点,然后也许你就能从这些事物中,提炼出过去的思想史所忽略的某些面向。以前,我也尝试做过一些研究,比如,从古地图看世界观念,从寺观绘画看宗教信仰,从各种衣冠看民族认同,从晨钟暮鼓看时间分配,但是这还不够,“万事可观”、“万物堪思”,其实,我们还有太多的题目可以做。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 山东武梁祠石刻中的“斗为帝车”图。七个黑点连成北斗形状,同时也是天帝的马车。一个长着翅膀的仙人在开阳星旁托着一颗小星,即其辅星。图片来源:《金石索》

视频时代的文字教育

李政涛

视频时代真的到来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到各种短视频那里去了。更糟糕的是,当我努力从各种视频中抽拔出来,转而投入原先熟悉的书籍的怀抱,突然感觉到了对文字世界的不适应,甚至有了些许不耐烦……与此同时,近期“提笔忘字”的现象愈加频繁,不由暗自苦笑:我对文字的掌控能力,已经从“书写能力”降格为“识读能力”和“打字能力”。这种切己的生活体验,折射了时代的大变革。从阅读内容、阅读方式到阅读能力的根本性变化,体现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从文字时代的文字生活到视频时代的视频生活,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群体生命,都从“文字时间”,切换到了“视频时间”。

我相信,这种基于视频的“切己”“属己”的生活体验和生命烙印,同样“切他”“属他”,尤其属于“新生代”。在高铁上,在候机厅里,我多次目睹了大致相同的景象:幼童哭泣不止,母亲顺手把手机塞给他,播放动漫视频,幼童瞬间安静下来。视频时代的“视频娃”,将越来越多,随处可见……

与之相应,是“文字娃”的消失,以及“文字”世界的远离:文字正从人类生活的中心,逐渐漂移至边缘。如同我这样的“书生”,都开始疏离文字,沉迷于视频而难以自拔,何况那些从小就浸泡在视频世界的汪洋大海,本无“文字情结”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

作为人类文明传统精华之代表的文字及其教育,何去何从?不能止步并满足于对文字课堂的追忆和挽留,而是要在重建或重构性的实践中去改变。为此,有四件事情至关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传承和持守。文字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浸润了先人的体温,成为往昔人类文明之火中最耀眼的火花。以“惜字如金”为代表的对文字的中国式敬畏,既是中华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更是人类文明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要让文字的光辉永存,而不是逐渐暗淡,乃至熄灭,代际传承式的文字教育至关重要。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智能时代,为什么依然要坚守文字教育?根本原因,在于文字具有独特、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就汉字而言,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在汉字的造字、用字、构词与意义演变中,蕴含特有的认知理念和思维方式,揭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其核心是思维基因和思维密码:汉字内含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及包括关联思维、双向思维、互动思维在内的整体思维,是汉字思维的特质,也是中国思维思维的范例。佐藤学曾经解读过汉字繁体中的“学”的交杂内涵——大人千方

当“文字时间”切换到了“视频时间”,视频时代的文字教育不能止步并满足于对文字课堂的追忆和挽留,而是要在重建或重构性的实践中去改变。为此,有四件事情至关重要:传承和持守,警惕和警醒,挖掘和转化,连接与创造。

百计地向儿童的双手伸出双手,大人想尽办法支持学生在交往中成长。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汉字的这一交往内涵表明,要以双向思维、互动思维来看待成人与儿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不是割裂思维、二元对立思维与非此即彼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汉字学习,就是思维学习。除了思维价值之外,汉字学习及其书写,还可能带来静心与专心、耐心与耐力、坚持与坚韧等,这都是育人、成人不可或缺的优良心态和品质。

第二件事情,是警惕和警醒。多年前,有人曾深描过图像时代诞生并孕育的“图像人”的精神肖像:图像人有着明显的“图像依赖症”,习惯于图像化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只会阅读和理解卡通书、电视、流行报纸、时尚杂志上的图像。

这样的图像人总是以追求实用为目标,他们追求通俗易懂、易记忆的图像,他们的消费需求是快餐式的图像消费,图像的乐趣取代了文字的乐趣、思维的乐趣,因此,他们本能地排斥艺术、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考。长此以往,造成他们的精神味蕾的钝化、单一化和粗浅化。显然,对这些“图像人”而言,是“图像”而不是“文字”重组或建构了他的生存方式,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世界观和人生观。图像世界和图像化本身因此成为他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环境。

或许这类负面性的描述有些极端化,但身为教育者的我们,不能不警惕。人到中年之我,也在对视频的兴趣愈加浓厚的同时,对文字的兴趣断崖式下跌,更糟糕的是,对文字阅读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失去了专注力,跳跃性乱读、拼缝式走读、间歇性走神,日渐常态化。

如此,一连串的挑战性问题接踵而至:对文字的敬畏和热爱,如何在视频时代留存,进而发扬光大?视频时代,如何坚守文字教育,发展文字教育,继续强化文字书写与阅读之于育人、成人的意义?基础教育阶段的文字书写和文字阅读习惯,如何能够保持终生?如何让习惯了视频阅读的儿童,还能走

人文字世界?第三件事情,是挖掘和转化。

对视频化生活方式的警醒,以及如上问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对视频价值的忽略和否定,同时需要避免对视频的“意见”变成另一种“成见”,如同之前对“游戏”的成见一样,将其先天性、必然性地视为影响儿童成长的洪水猛兽,从而挡在学校的大门之外。以教育的尺度来看,视频既是一种新的学习载体、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也是一种新的育人方式,它和文字一样,都具有审美趣味的培养、精神探索的意义,以及健康人格的养成等多重价值,此外,还有其独特的育人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视频的浸染和浸润中长大的视频娃,自带数智时代的数智素养,对各种新信息、新知识和新技能,有自身独特的敏感度和学习方式。

第四件事情,是连接与创造。在视频时代,对视频教育、对视频育人价值及方式的凸显,根本目的,在于处理视频与文字、视频教育与文字教育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交互生成、交融共生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连接”:在视频教育与文字教育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连接,进而在连接中创造新的育人方式:视频—文字式的育人方式。

首先,需要接纳。在智能时代大背景下,视频时代的降临,已无法阻挡。理想的心态,不是视而不见或者拒之门外,而是顺势而为,借势而上,敞开大门,接受它、拥抱它,把它纳入阅读世界和教育世界之中,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需要打破。要打破各种对视频的成见。例如,将视频与文字、读书和看视频对立起来,文字是用来“读”的,视频则是用来“看”的,阅读是阅读,观看是观看。实际上,以旧眼看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这里的新眼,是文字之眼,新眼,则是视频之眼。若以视频之新眼看阅读,智能时代通过改变阅读的对象、内容和方式,便改变了原有“读书”的定义。又如,习惯性地预设文字先天具有文化的品味和光环,自带“营养”,而“视频”则被归于娱乐、游戏、休闲一类。打破成见,让文字与视频在取长补短中走向交互生成。旧眼与新眼交汇,人类从此将

有两只眼睛看书和阅读:左眼是文字,右眼是视频。

再次,需要连接。即在视频与文字、视频教育与文字教育,视频育人人和文字育人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连接。建立连接的载体和抓手,一是课堂,不是从文字的课堂转向视频的课堂,而是转向文字、视频交融共生的课堂,成为一种复调式的课堂。二是阅读,将视频阅读和文字阅读有机结合,通过在阅读中挖掘和转化视频与文字各自的育人价值,最终实现两种育人价值的融通整合。三是评价,什么样的课堂和阅读更有质量,更有育人价值和成人价值?需要兼容文字之眼和视频之眼来审视、衡量与评价。在确立评价对象和评价单位时,需要以文字—视频的双向建构关系作为评价对象。无论什么样的载体和抓手,都需要通过扎实、持续和深入的实践研究、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尤其是基于视频阅读与文字阅读交汇的实验研究,可能是未来课堂实验、阅读实验,甚至是教育实验研究具有时代性的核心内容。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意味着人类阅读方向的演变、阅读风景的转换。

在《书斋趣味》中,叶灵凤曾经描绘了令人神往的一幕:

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

如此属于书生的良辰美景,迁移到视频阅读似乎同样适用:在深夜,在炉火旁,在灯光下,一边沉迷于跳跃的视频,一边细品着沉静的文字……如果将这样的场景转换到课堂上,同样适用,让新时代的新人们,深深沉浸在文字与视频的穿梭、切换与交融之中,这样的课堂生活,同样动人,同样美好,同样值得期待。(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俞吾金曾言:“哲学需要的并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这句话也被镌刻在他的墓碑上。这是俞吾金自身学术精神的写照,他的学术人生也为哲学学人如何回应时代呼唤提供了一个范本。

近日,在“哲学与时代之思”——纪念俞吾金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来自40多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2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缅怀俞吾金的学者风范,弘扬其学术精神,探讨其所开创的学术道路。

俞吾金(1948—2014)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中的出类拔萃者。他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全国哲学学科首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他在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外国哲学、中国哲学文化等领域都有精深研究。

俞吾金也是公共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对社会现实和文化现象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评论。他是《文汇报》的老作者,曾发表《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哲学的困惑和魅力》《尊严和理念:名校的立身之本》《让景观文化引领上海时尚潮流》等多篇讲演和评论文章,对新时期思想启蒙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把历史放到肩上”,俞吾金为他的第一本著作《思考与超越》的“结束语”起了这样的标题,这事实上也是始终激励着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使命感。正如他写道:

历史责任感是一种高尚的深沉的力量,它源于一个思想家、实践家或革命家对人类、对未来、对真善美的伟大的真挚的爱。那些栖居于书房中,生怕烧伤自己手指的学者是不会有这种伟大的爱和热情的……在今天,内心激荡着这种重大历史责任感的青年理论工作者,一定会积极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扶植那些从改革中产生的、有重大价值的新闻观和新思想。

俞吾金的学术研究不囿一隅,他把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命题,如“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马克思主义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意识形态批判”“从康德到马克思”“西方哲学史的三次转向”“实践诠释学”“被遮蔽的马克思”等,出版了30部著作(包括合著),发表了400余篇学术论文。虽然他已去世十年,但至今仍保持着《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最多的纪录。

研讨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俞吾金的学术生涯典范性地回答了“哲学何为”的时代之问。他提出的众多学术分析与思想观点,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当代学人。与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俞吾金的丰富学术遗产进行了研讨,并就如何结合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切实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创新展开了讨论,议题包括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构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现代性转型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变革与调适等。此外,讨论还触及了人工智能、未来文明等前沿问题。

论坛上还发布了共计20卷的《俞吾金全集》。据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将进一步强化学术平台建设和学术活动组织,推出以“俞吾金”冠名的系列讲座,并在《俞吾金全集》出版的基础上举办一系列研讨性的主题会议。

《文汇报》在此节录会上发言,展现同道、学生眼中的俞吾金教授。

俞吾金的博士学位论文《意识形态》为题,我则提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和他一起参加答辩。答辩主席是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先生,他用“长袖善舞”一词来评价这篇论文的特点。学术上要能做到长袖善舞,是非常不易的,不仅要涉猎广泛,而且还要能握其枢机。

复旦大学哲学系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破除学术壁垒,强调各个学科间的对话;二是重视哲学史和原著基础理论;三是学术与思想并重,尤其强调思想的先导作用;四是积极面对时代课题,积极推动理论关联现实。这些特点是俞吾金教授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它们不仅反映了复旦哲学学科的传统底色,也标示了未来前进的方向。

——吴晓明(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把历史放到肩上」

纪念俞吾金教授逝世十周年

本报记者 陈瑜

俞吾金教授是一位真正关切现实、勇于探索的思想探路者,是一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俞吾金教授在解放思想、照亮了后辈学人前进的方向。纪念逝者的最好方式是以实际行动继承俞吾金教授的学术精神。

——张异宾(南京大学教授)

在俞吾金教授身上,可以看到哲学的使命正在于捕捉时代精神,哲人应当追求回应时代的追求,不断追问哲学问题的前提,超越哲学问题的边界。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俞吾金教授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非常重视康德、重视启蒙思想、重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主张发扬康德的主体性精神进行再启蒙,并注意揭示黑格尔的同一性思维哲学如何沦为一种压抑的意识形态。我与俞吾金同事多年,我知道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是,在新时代仍然需要推进思想启蒙,如此才能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

——张庆熊(复旦大学教授)

俞吾金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最著名的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哲学家,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他强调对马克思的研究应当去除遮蔽。他基于哲学史对概念进行的细致深刻研究,中西马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的创新,都为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丰子义(北京大学教授)

俞吾金是个好辩的学者,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他的好辩有些“过分”,他会挑战几乎所有大家习以为常的观点,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和怀疑主义很强。

他是一位求知若渴、谦卑若愚的爱智者,不仅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地读书思考,也以积极提问、讨论和反思的方式不断求知,更是几十年孜孜不倦地投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踏实工作,堪为典范。

——董世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俞老师读书之勤已成为学界佳话:他开会时读,却从不错过别人的发言;他坐飞机时读,坐汽车时也读;无论出门多长时间,基本上都会带足两天一本书的量。唯一的一次例外是2012年住院,因师母不让,他就带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量少但经读。

俞老师的文章虽批判犀利,但不失中道。这种中道之思体现在,他在清醒的批判与不妥协的责任之间保持平衡。他强调,面对现实,需要启动批判的程序,但不要抗争这个时代的无根性,更要抗争对这种无根性的掩饰。他反对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通病,坦承在商品大潮面前,批判也许是堂吉珂德式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放弃思想者的责任。

——汪行福(复旦大学教授)

文汇报学人 第610期

《俞吾金全集》(汪行福、吴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